



花月争艳·情奔

冯玉奇◎著

[illegible]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花月争艳·情奔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月争艳·情奔 / 冯玉奇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7-5205-0037-1

I. ①花…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9893 号

点 校: 冯英梅 彭 飞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15.75 字数: 19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花月争艳

一	春闺嫌寂寞 今宵风流情切切	3
二	池旁诉衷曲 同病相怜意绵绵	22
三	心猿意马 落花多情空有意	41
四	水性杨花 熊掌与鱼均所欲	56
五	拆字兼看相 如此医生	71
六	情花难自禁 这般艳妇	84
七	苦笑皆备 求婚演丑态	97
八	花月争艳 逼闹情奔	109

情 奔

一	怜卿须怜我 同奔天涯	123
二	逐东又逐西 色星高照	138
三	惊喜欲狂 谁知一场空	154
四	煞费苦心 再度有失望	170
五	光明正大 组织新家庭	183

六	为郎憔悴 伴舞求生存	195
七	神飘魂摇 痴心守财奴	208
八	恩断义绝 风流贵族女	219
附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29

花月争艳

一 春闺嫌寂寞 今宵风流情切切

是一个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四月里的天气，虽然已经是到了初夏的季节，不过气候倒还是并不觉得怎么的闷热，至少还留了一点春天的气息。在这一个时期里，上海的每一个公园内可说是最令人感到可爱而又平等的地方。因为别的娱乐场所，灯红酒绿，香槟酒气，无非是只供给一般资产阶级消遣而已。穷苦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没有福分去享受。因为这种场所数小时勾留的代价，也许是穷人几天的生活费。只有那大众化的公园，门票是那么低廉，花了一张大饼钱，就可以到里面游览几个钟点，不论有钱的富翁，贫苦的穷人，公园对他们都一视同仁，并没有一点势利之心的分别。所以公园在人们的脑海里，是个最可亲的园地。

在一丛树篷的下面，有一张亮眼的长椅子。椅子上这时坐着男女两个人，男的三十一二岁，身穿淡灰笔直的单长衫，脚上一双黄色的皮鞋，擦得十分光亮。太阳照在他的鞋尖儿上，会反射出丝丝的金星来。他头上虽然是留蓄着西发，不过并不是高耸耸、最流行的菲律宾式样。他的是对分在两边，平坦坦的，这大半还是因为他头发稀少的缘故。在这头发的下面，是个椭圆的面儿，配着端正的五官，倒还生得不大叫人讨厌，但是为了他年龄的关系，当然，是已经没有少年英俊的气概了。

这个女的年纪，也在三十岁左右，看起来似乎比那男的小一两

岁光景。她穿着一件粉红夹绿色的横条子花纹底薄呢旗袍，脚下一双奶油色的香槟皮鞋，配着那双极薄的玻璃丝袜，看上去就和裸腿儿差不多。她的头发是烫成最新式 B 字廿九型的飞机式，而后脑做着的更像美国流线型的火车尾巴。在这样考究的装饰之下，那张白嫩而丰腴的面庞更显出一种诱人的姿容。她旗袍的袖子是齐肩的，说句笑话，就好像是件马甲。不过她露着两条臂膀，确实是肉感动人，好像是榨得出水儿来的嫩藕一般。两条眉毛弯弯的经过一番人工的修饰，覆着下面两道莹莹秋波，使每个男子都感到一种心荡的妩媚。像她这样的女子，确实是令人可爱的，尤其从她手指上那枚又大又亮晶晶的钻戒上看来，可见她还是一位贵族人家的女人。不过，她是已经失了姑娘娇憨的意态，而有的也不过是花样年华的风韵。

两个人这时默默地坐着，那女的把手攀着从上面垂下来的枝叶儿，毫无意识地弄着玩儿。微风一阵阵地吹送，掠着他们的脸，好像感到软绵无力使人十分倦怠的样子。忽然，那女的轻轻叹了一口气，微蹙了眉间，若有无限的心事的样儿。那男的向她望了一眼，有些奇怪，低低地问道：

“锦花，你好好儿的为什么又叹气了呢？”

“你总也知道，这次志万到南京去开大会，回来的时候却带了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来。你想，他是存着什么心眼儿呢？这小姑娘生得那么的讨人喜欢，不要说这短命老头子色眯眯地想爱她，就是你，那一天见了她，不是也失魂落魄呆住了吗？唉！我老了，我落伍了，我怎么还能够和她争艳呢？”

那个锦花听他这样问，遂低低地告诉。说到后面的时候，她把俏眼儿向他斜乜了一下，这几句话是包括了讽刺的成分。不过她觉得有些悲哀，因为一个三十岁的女子，她的色彩，是已经成了暮春

的花朵儿了。那男子明白她话中有了骨子，遂慌忙用很正经的态度，急急地辩白道：

“锦花，你不要这样灰心，老实说，在我眼睛里看起来，你就比这叫什么……月……”

“叫月娟……”

“噯！比这个月娟美丽一万倍哩！第一，她还是个孩子的脾气，根本不知道男女间的爱情……”

“哼！这是你把她估计得太呆笨了，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正在情窦初开的时期。别的事情或许不懂，谈情说爱，保险她知道，你要给她弄个男子，还不会很快地连儿子也生养出来了吗？”

锦花把小嘴儿一噘，表示不以为然的样子，很流利地说出了这几句话。听在她旁边那个男子的耳朵里，倒忍不住嘻嘻笑出来，遂又说道：

“即使她懂得男女间的情爱，老实说，她也坚决没有像你那么柔情绵绵的令人感到可爱。”

“哼！你不要一味地奉承我吧！我知道你一见她之后，也很有些想入非非的意思哩！否则，你的两眼为什么老是盯住她，好像苍蝇见了血的样子。”

“这是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并不是见了她而呆住了，我是因为想到志万到南京去开大会，万万料不到会带一个女孩子回来，这难道是开大会后的一种成绩吗？所以我情不自禁地发呆了。”

“所以啰！我觉得志万这个人就是太使我失望，不但是我，是使大众都感到失望的。学海，你有什么办法把这个月娟弄走吗？”

锦花听学海这样说，自然表示感慨的样子，但是她狭窄的心田，由妒忌而又转出这一个念头来问他。学海沉吟了一会儿，似乎有所考虑。一会儿方说道：

“我以为把她弄走，那也不必，好在你已经把她认作养女了。那么在志万和月娟之间当然也有了一层父女关系，难道做父亲的可以去爱上一个做女儿的姑娘吗？况且月娟也不是一个傻孩子，爱美是人之天性，我就不相信她会甘心情愿去爱上一个年龄大上一半还多长满胡须的老头子？”

“话虽这样说，但小姑娘知道些什么，只要稍微拿些物质去引诱她，恐怕也会上老头子的钩。常言道，近水楼台先得月，让月娟住在我们这个公馆里，我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

学海听了她这样放心不下的神气回答，一时倒忍不住笑起来。锦花对他的笑，似乎有些不解其意，凝眸含蹙地望了他一眼，怔怔地问道：

“你笑什么？”

“在官僚家里出来的太太，多少总沾着点官僚的作风。这叫作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锦花，我的意思，你对志万不该管束过严，最好使他对别人有些野心，那么他对你自然也不会全神贯注地注意，他对你少缠绕，你的行动方面要自由得多多了。所以俗谓：与人方便，即与自己方便，那句话不是很有道理吗？”

锦花听学海这样说，她那颗芳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立刻把粉脸涨得绯红起来，低垂了头，默默了一会儿，方才用秋波含了哀怨的目光，斜掠了他一眼，低低地说道：

“你不知道，一个男子的心是决不能分开的，一有了分心之后，必定是见了新人而忘了旧人的。假使志万把月娟得到手，那我的势力在无形之中会逐步消灭的。这是双方相对的，我的势力消灭，她的势力必定膨胀。到那时候，我不但不能去管束他们的行动，恐怕他们还要来束缚我的自由呢！”

“锦花，你不愧是个政客太太，对于这一点言论，我表示敬佩。”

“既然你觉得我言之有理，那么你应该给我想个办法，拔去这一枚眼中钉才好。事关我俩的幸福问题，所以你不要认为这是专门为我而想的啊！”

“那我很明白，为你……就是为我，这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学海点了点头，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把锦花的手握了过来，揉摸了几下。忽然他有个主意似的，哦了一声，笑道：

“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干得圆滑，最好当然是四面八方不结怨……”

“你这句话说得对，月娟这姑娘要把她弄走，也得圆滑一点不可，使老头子有话不好说，使月娟情情愿愿地离开这里，你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我的意思，你可以拿出做母亲的身份，把月娟配给一个婆家，不过对方的孩子，当然也要拣好一点。这样子不但志万没有话可以阻止，就是月娟心里，恐怕对你还表示十二分的感激哩！”

锦花情不自禁地把纤掌轻轻地拍了两下，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学海见她高兴，一时也喜形于色，偎近了一点身子，笑道：

“你想这法子不是很好吗？两全其美，月娟是只有表示感激。就说志万心中怨恨你，但是他也不能显露到表面上来啊！”

“嗯！我有你这么一个人足智多谋的人在身旁，那还怕什么？再困难一点的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了。学海，我听志万说，你最近倒好像要结婚了，不知道你真的有这个意思吗？”

锦花问他这两句话的时候，她的娇躯整个地靠在学海的怀内。她微仰着娇躯，用手去摸学海的下巴，这是多么具有魅惑力的一个动作啊！学海低了头，只觉一股子香气，从她樱口里喷吹出来，令人心醉神迷，几乎有些昏陶陶的感觉。这就连连摇头，说道：

“锦花，你不要误会，这不是我的意思，在我最好是一辈子也不

要结婚了。”

“你这话叫人奇怪，那么是谁的意思呢？因为我知道你是没有父母的，一个人除了父母之外，难道还有什么人可以来命令你结婚吗？”

“可是在我的环境里，除了父母之外，却还有志万可以命令我结婚呀！”

锦花听他这样说，芳心不免突突地一跳。她坐正了身子，微蹙了两条细长的柳眉，暗暗地沉吟了一会儿，方才怀疑地问道：

“照你这样说来，这完全是志万的意思，可是志万对我说，是你自己想要结婚，所以才叫我有些弄明白了。”

“不过我当然不会骗你，你假使不信，我可以把那天的情形告诉你的。志万在书房里，他把我叫进去，很温和地说道：‘学海，你爸爸和我是好朋友，他死的时候，你还只有十八岁。他把你托付给我，我受人之托，应忠人之事，所以把你栽培到大学毕业，又把你介绍到杭州财政厅去做事。其后，中日战事爆发，我是随了政府西移，你也不知道哪儿去了，一直音讯杳然。好不容易经过了八年的抗战，终于达到了最后的胜利目的，我的妻子在重庆死了，虽然娶了一个填房，却没有生育，仅仅留下了一个前妻生下的十二岁儿子小龙。现在到了上海，我和你总算又相逢了，可是你的年纪已经三十有零了，谁知在这八年抗战的时日内，你却没有结婚。这虽然说是你的一点爱国之心，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不过我这个人爱说老实话，推其原因而说，也可见你在这近十年的穷途潦倒了。如今我介绍你在市政府办事，这个年头儿公务人员虽谈不到舒服，不过也看情形而说，像你这个位置，不是我的面子，老实说，谁也坐不着。那么我为你着想，你近来的生活，应该是有些积蓄了，一个人在社会上就该成家立业，所以依我的意思，你不能再迟迟不讨女人了。

虽然我不是你的家长，但我为你已死的父亲，我就不得不对你稍尽管教的责任。学海，你说我的意思可对吗？’以上这些话就是志万跟我说的，他说的时候脸上还显出一副严肃的神气……”

学海还学着志万的语气，滔滔地说出了这一大篇的话。锦花听了，有些迫不及待的样子，待平静了脸色，问道：

“那么你怎么回答他呢？”

“我说……战事虽已胜利，照理应该结婚，努力生产，以强祖国。然而战后的景象，太过凄惨。工商业不振，而外货则畅销全国，弄得黄金又向上升，薪水阶级，大都望尘莫及，等于龟兔赛跑。所以成家两字，实在有些害怕。要我结婚，第一金融稳定，物价不要上涨，五千一万的钞票，顶好不要再发出来，能够十元再买一担米，我就是结婚后养了三男四女，也不会忧愁了。否则，我觉得还是一个人比较不受痛苦。”

“你这话倒也说得道理十足，那么志万听了，又对你如何回答呢？”

“志万听了，深长地叹了一口气，只是说中国政局实在难弄，不容易讨好，要没有委座的话，嘿，恐怕更糟得一塌糊涂，说不定会成为犹太第二。因为人民的国家思想实在太单薄甚至没有，无论什么都追求唯利是图。你虽然不敢结婚，可是同样的年头儿，却有人照样汽车洋房，三妻四妾，难道他们过的时代就和你不同吗？”

“那么你又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我说别人有别人的福分，人比人，就要气死人。所以要我结婚，还得让我好好儿考虑一下再说。”

学海见她追根究底地问着，遂很认真地告诉，表示并没有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锦花微微一笑，秋波向他逗了一瞥勾人灵魂似的目光，低低地道：

“我想过几天，志万一定还要问你考虑周到了没有。他这个人的脾气就是这个样子，既然对你管了闲账之后，便会管到底不可。你若一味地回答是短少金钱的缘故，说不定他会给你拍肩胛的。到那时候，你答应他还是不答应他呢？”

“这个……我倒要向你那儿请个示，不知你的意思怎么样？”

学海是个聪明的人，他对于锦花这几句话，当然也知道她的用意何在。遂沉吟了一会儿之后，方才又望着她的脸，俏皮地问。锦花的粉脸，被问得堆上几朵桃花的色彩。因为学海说话，也近乎有些刁恶的成分，所以锦花的芳心里也难免有些生气。于是冷冷地一笑，恨恨地说道：

“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如何问起我来了呢？那岂不是笑话？”

“锦花，你何必要生气，难道认为我这句话问错了吗？”

“为你终身幸福着想，那我觉得你当然快点儿结婚的好。”

“锦花，你……讨厌我了吗？”

“我没有讨厌你，不过我不能太自私，为了自己，而叫你永远不结婚……”

锦花见他这一份焦急的样子，一时也不知道从哪里逼出来的眼泪，却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她说话的声音，包含了一点哽咽的成分。在学海的眼睛里看着，她此刻盈盈泪下的芳容，更令人感到无限的娇媚可爱。这就拿了手帕，给她温情蜜意地拭去了眼泪，低低地说道：

“锦花，你不要哭呀！我不是早对你说过吗？我情愿一辈子不要结婚，有了你这么一个人，我的终身不是已经够幸福了吗？”

“你这几句话，我是不会完全相信的。我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况且我又是一个有夫之妇，而且和你名义上还有尊长的分别。纵然我能够给你一点安慰，不过这也是暂时的，有限的，我知道你

一定不会满足。譬如说，你娶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做妻子，那么你早出晚归的就有了家庭之乐，闺房之中，每夜芙蓉帐暖，旖旎风光，这种温柔乡的甜蜜滋味，岂是三言两语所能形容的呢！所以你若为我而一辈子不结婚，这在我想起来，实在是太委屈了你。”

“不过，我纵然为你受了一万分的委屈，我心里也心甘情愿呀！”

学海把脸转过去，移近到她的脖子旁，在她雪白的颈项下深深地闻着香味。锦花略一回头，见到他那种狗儿的神态，倒忍不住破涕嫣然，含嗔说道：

“瞧你，这像个什么样子呢？”

“锦花，你实在太可爱了，你浑身都是香气，我觉得你真像我的生命之火一样。我一天没有见到你，就会吃不下饭。我三天不见你，老实说，我马上要病倒在床上了。锦花，只要你不讨厌我，我愿意永远伴着你。”

“那么你就决意不结婚了？明儿志万问你，你怎么回答？”

“我说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孤独的生活，我似乎对于清静发生了好感。反之，我见了女性，简直有些害怕。志万听我这么回答，说不定他会不再管我闲账的。锦花，你说我跟他这么回答好不好？”

“学海，你……真……好……”

锦花听了他这几句甜言蜜语的话，她那颗畸形思想的芳心，是感到无限的欢喜。她把富于弹性的胸部偎了过去，白嫩的臂膀，挽住了学海的脖子。她殷红的小嘴儿，已凑在学海的嘴旁。学海见她一双花眼，眯成了一条线，好像有磁性吸力，把自己那颗心剧烈地震荡起来。他知道这是锦花感激自己的表示，他于是略微把嘴一凑，四片嘴唇皮遂合成一个吕字形了。

斜阳淡淡地减少了正午的威热，像久病的人似的，奄奄一息地快向西山脚下沉沦下去了。四周笼上了一层薄暮，天际也添了几片

彩色的云霞。学海挽着锦花白嫩的手臂，慢慢地踱出了公园的大门。学海突然站住了脚步，很小心地问道：

“锦花，怎么？我送你回家，还是伴你再去哪儿去玩一会儿？”

“当然啰！虽然我不愿你此刻就回家，但我也得为你着想，你在公园内已跟我消磨了一下午，假使此刻不回去，家里会成问题吗？”

“唔。你对我真有这一份真心的爱护，不过，我觉得即使今夜不回去，那也绝对不成问题的。”

锦花点点头，一手握紧学海的手。她说这两句话，多半还是因为被情感激动得过分的缘故。学海听了，心里不免荡漾了一下，立刻有种甜蜜的滋味。两眼望着她那张充溢了春情的粉脸，笑了一笑，说道：

“话虽这么说，但是只怕引起志万的猜疑。所以我的意思，你在晚上九十点钟之前回家去，那是绝对没有关系的。此刻我们一同到外面吃饭去，饭后……请你吩咐好了，只要有命令，纵然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好，你肯这么地听从我的命令，我总算也得着一个知己了。”

锦花秋波水盈盈地逗给他一个媚笑，露着雪白的牙齿，很兴奋地回答。两人遂跳上三轮车，驶到静安寺路起士林西餐馆吃晚饭。其实那时候还只有五点多一点，吃好西餐，也不过六时左右。四月里的天气，日长如年，此刻天空还未完全黑暗。学海的意思，再到百乐门舞厅里跳会儿舞。但锦花心中却有另一个打算，她眉毛一皱，便低低地说道：

“你倒还是有兴趣跳舞去，现在到底是初夏的天气了，我身子觉得怪腌臢的，不洗一个浴，实在不太舒服了。”

“那么我们到沧州饭店去开个房间吧！那边差不多已经冷气开放了，倒是一个很好的避暑胜地。锦花，你看怎么样？”